



## 轻煮时光

窗外的明月照着她修长的手指，清白如水，不着一尘。



## 流年碎影

## 听来的故事

## □陆晚馨

外婆对厚珠说，她年轻时的嫁衣纹案就似园子里栽种的樱桃花，花团锦簇地在布帛里开放。

那件嫁衣至今还压在箱底，每年三伏时，外婆才小心地拿出来照一照，经一月。它是她年轻过、深爱过的见证，如今年华苍老零落，老伙伴之间相看一笑，也是份慰藉。厚珠见过那件嫁衣，是暗粉与旧绿的岁序勾连、交融、共鸣，之间隐隐透着生命初始的娇羞。因年代久远，如今缈缈地罩上了一层黯淡的秋香色，看着越发珍贵，好似爱情，只要经得起时光的磨砺，后人说起，总是那样动人心魄。

外婆常常借嫁衣说事，只因厚珠今年三十有二，依然待字闺中。“厚珠，你年纪不小了，要学着装扮自己，你的着装太素净了，不讨喜。”面对外婆略带责怪的忠告，厚珠总是可爱地低垂着脖颈，嘴角含笑，不恼，也不置一词。

谁曾想呢，上个月初，厚珠确实拥有过一枚硕大的宝石戒指。那戒指亮得炫目、骄躁，突兀地在无名指上跳动，令崇尚简素的厚珠心慌意乱。她夜晚敲键盘码字的手变得不再从容，思绪也僵硬杂

乱，不安使得她灭了白炽灯，任夏夜的微风透过窗帷包裹着躯体，蜷缩在木椅里的她回忆起小时候外公给她编织的草环戒指。她戴着草戒指摘槐花、剥豌豆、帮外婆穿针引线；入夜了，她会小心地摘除下来放在枕畔，淡淡的草木香气是那样的清幽、干净、惬意，至今令她魂牵梦萦。

其实，厚珠很小的时候就想过嫁人，她和小伙伴们玩过家家游戏，也总爱扮新娘。只是厚珠无数次假象的爱情竟是这般华贵而仓促，她粉白的脸上不由得泛起了红晕，是的，她还不习惯也不喜欢物质的过分宠溺。她不想自己未作人妇就已被迫在世俗的价值里斡旋……

厚珠决定把宝石戒指装回牙白的锦盒，虽说这么做拂了他的情意，但是拒绝有时候恰是最深情的表白与尊重。她向往外婆那样朴素而眉开眼笑的生活。

窗外的明月照着她修长的手指，清白如水，不着一尘。

厚珠在一次晚宴间说起了这段“故事”，一位卷发的中年妇人胖胖的手指夹着筷箸指向厚珠，凝着眉笑叱她：“真傻！”一时席间默然无语。

## 数星星的夏夜

## □郭玉霞

“‘长神’，个头这么高，有两个屋顶那么高……”秀奶奶，说着将芭蕉扇高高地举起，瘦弱的身体也同时站了起来，尽力地比画着“长神”的高度。她赤裸着上身。头上绾着一个花白面细小的结，穿着浅灰色硕大的“杭罗”裤子。

小刚、小亮、二兰、我和姐，我们几个娃一溜地围着她坐在小板凳上，仰望着她的“长神”，她放下扇子，“啪啪啪”在身体不同部位连拍几下，赶着蚊虫，继而缓缓地坐下：“长神”夜间出没，站在屋顶上。他有顶帽子，谁见到他，只要抢到他的帽子，你想要什么，对着喊三声就有了。她停顿了一下，喃喃地说道：“我想要件绸缎衣裳。我想要件绸缎衣裳。我想要件绸缎衣裳。”她连续说了三遍，眼里泛着光。

回到家，母亲问：“秀奶奶讲的什么故事？”“我想要件绸缎衣裳。”我们“嗡”着声音学着说着，接着哈哈大笑。

第二天，就见母亲和小刚、二兰的妈妈们聚在一起，商量着什么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秀奶奶每天都在讲“长神”的故事，小伙伴们早已耳熟能详了，不待她讲完，我们都齐声嚷道：“我想要件绸缎衣裳。”

除了讲“长神”，秀奶奶还会讲“梁祝”“十把穿心扇”，虽然我们似懂非懂，但她故事多。晚间，我们还是常常会围着她听故事，因为每天晚上，她家小桌子上都放着些豆子、瓜子之类的小食，她男人走得早，没儿没女。

夜渐深，我们各自散去。从屋后跑到屋前，树影婆娑，我心里忐忑着，不敢抬头看屋顶，怕遇着“长神”。

不去秀奶奶家听故事时，我们在自家的天井里乘凉，数星星。

“快，许愿！一颗流星。”晚饭后，小餐桌成了我和姐的“美人榻”。我俩仰面朝天地挤着。“姐，你许了什么愿？”“花裙子，你呢？”“猪头肉。哈哈，真是小吃货。”姐笑着推我，我俩笑着，差点挤跌到地上。

空中满天星，数也数不清。常常看到七颗勺子样的北斗星。

又一天傍晚时分，母亲已将家里唯一的小桌子，双手一搬，放到了天井里。我从桌子上抓起一角五分钱，拿着酒瓶去“打酒”（买酒）。穿过小巷，直奔王二小卖部，他快速地将手中的“酒提子”没进酒缸，再一提，从“注口”汨汨而下，酒占了我手中玻璃瓶的五分之一。

当我将酒放到自家桌子上时，我闻到了蒜泥和猪头肉的香味。姐跟我相视而笑。

几天后，我和姐又同时拥有了第一条花裙子。

我们小伙伴们又叽叽喳喳地围在秀奶奶家门口听她讲故事。

她讲“十把穿心扇”“梁祝”，偶尔还讲“长神”，只是她不再说那句“我想要件绸缎衣裳”了。秀奶奶已穿上了白色的绸缎上衣。

## 清茶淡饭

## 三顿饭

## □张雪夫

人这一生，会品尝无数顿饭，但总有那么几顿，让人难忘。今天，我就想说说令我记忆犹新的三顿饭。

在我七八岁的年纪，有一回跟着妈妈去舅舅家。舅妈一见到我，似乎看出我饿着肚子，赶忙下厨煎了几个荷包蛋，嘴里还不停念叨着：“让大外甥吃，可别饿着了。”那一刻，我的心里暖洋洋的，满是温暖与感动。

十岁时，妈妈生病在医院治疗。出院回家后，为了让妈妈补补身子，尽快恢复元气，爸爸做了老鸡汤煮饼。饼是自家蒸的馒头切片后晒干而成。而这时的我也跟着沾光，妈妈吃的时候，给我也盛上一碗。那奶白色的鸡汤，上面漂浮着一层金黄的油花，光是看着就令人垂涎欲滴。送入口中，鲜香的滋味瞬间弥漫开来，至今仍让



我回味无穷。

而还有一顿，是一碗香喷喷的蛋炒饭。那是我第一次去丈母娘家的时候，是下午三四点。当时的我心里充满了紧张和忐忑。就在我局促不安之时，丈母娘贴心地端来了一碗蛋炒饭。那碗蛋炒饭油光发亮，米饭颗颗分明，金黄的鸡蛋点缀其中，还夹杂着一些嫩绿的葱叶。我狼吞虎咽地将其吃下，鲜香的味道在口中绽放，吃下去后，心里的紧张顿时消散了许多。

这三顿饭，看似平凡，实则蕴含着无尽的深情与厚爱。它们不仅是为了填饱肚子的食物，更是流淌在心底的温暖与关怀。那咽下的每一口，都是浓浓的情、深深的爱，滋养着我的生活，让我在漫长的岁月中，每每回想起来，都能感受到无尽的幸福与力量。